

欽定晉書

卷之十
五五

晉書卷五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二十一

皇甫謐

子方回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

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謚乃感激就鄉人
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
典籍百家之言沉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
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
輟卷或勸謚修名廣交謚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
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
鞅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答之曰或謂謚曰富貴
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於窮而不變乎
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
齒變饑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謚曰人之所至惜

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況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爲人所不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暗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爲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爲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廻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

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
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遂不仕
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
損耗精神謚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修短分定懸
天乎叔父有子旣冠謚年四十喪所生後母遂還本宗
城陽太守梁柳謚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謚餞之謚曰
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
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
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時魏郡召上計掾舉
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鄉親勸令應命謚爲

釋勸論以通志焉其辭曰相國晉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泰始登禪同命之士莫不畢至皆拜騎都尉或賜爵關內侯進奉朝請禮如侍臣唯余疾困不及國寵宗人父兄及我寮類咸以爲天下大慶萬姓賴之雖未成禮不宜安寢縱其疾篤猶當致身余惟古今明王之制事無巨細斷之以情實力不堪豈慢也哉乃伏枕而歎曰夫進者身之榮也退者命之實也設余不疾執高箕山尚當容之況余實篤故堯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澤或過門不敢入咎繇之徒兩遂其願者遇時也故朝貴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獨何人哉今聖帝龍興配名前

哲仁道不遠斯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見逼或以逆世爲慮余謂上有寬明之主必有聽意之人天網恢恢至否一也何尤於出處哉遂究賓主之論以解難者名曰釋勸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通吐靈故黃鍾次序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萼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三材連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於唐朝或先覺於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於渭濱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謗以安鄭或乘駟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術於黃神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

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
研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衆妙之門者有年矣旣遭皇
禪之朝又投祿利之際委聖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
道真可以沖邁此真吾生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
逐藪舍章未曜龍潛九泉礚然執高棄通道之遠由守
介人之局操無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搖昏迴則
天位正五教班敘則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慮有司
上招迕主之累下致駭衆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異羣
賢可從何必守意方今同命並臻饑不待食振藻皇塗
咸秩天官子獨栖遲衡門放形世表遜遯丘園不睨華

好惠不加入行不合道身嬰大疾性命難保若其義和
促轡大火西頽臨川恨晚將復何階夫貴陰賤璧聖所
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
之虛心沖靈翼於雲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閭闔步玉岑
登紫闥侍北辰翻然景曜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
舜之人宣刑錯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景鍾叅敘彝倫
存則鼎食亡爲貴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輝曜忘青
紫之斑璘辭容服之光粲抱弊褐之終年無乃勤乎主
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暉暉未覩幽人
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

於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靜而寧
含羅萬類旁薄羣生寄身聖世託道之靈若夫春以陽
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光元氣混蒸衆品仰化誕制殊徵
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
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
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
牽於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橫
勢成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
臆別而齊寧蠡種親而越霸屈子疎而楚傾是以君無
常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故馮以彈劔感主

女有反賜之說項奮拔山之力蒯陳鼎足之勢東郭劫
於田榮顏闔恥於見逼斯皆棄禮喪真苟榮朝夕之急
者也豈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叅德乎三皇
齊風乎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
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
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
闇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
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成好遜者無所迫故
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槩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沉
兼得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

之禮野有遜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
於西鄰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娛道於至貧榮期以三
樂感尼父黔婁定謚於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荆萊志
邁於江岑君平因著以道著四皓潛德於洛濱鄭真躬
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廻之
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
於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羣賓故能棄外親之
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
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
輕若鴻毛重若泥沉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真吾徒之師

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宿而駭衆吾亦怪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衆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歎若黃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號而尸起文摯徇命於齊王醫和顯術於秦晉倉公發祕於漢皇華佗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絕編於天籙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其後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謚上疏自稱草莽臣曰臣以尫弊逃於道趣因疾抽簪散髮林阜人網不閑鳥獸爲羣陛下披榛採蘭

并收蒿艾是以臯陶振褐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晉
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宜赴京城稱壽闕外而小人無
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腳偏小十有九載
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
食冰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溫瘡或類傷寒浮氣流
腫四肢酸重於今困劣救命呼嗚父兄見出妻息長訣
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
枕歎息臣聞韶衛不並奏雅鄭不兼御故邵子入周禍
延王叔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況臣
糠粃糲之彫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竊聞同命之士

咸以畢到唯臣疾疢抱釁牀蓐雖貪明時懼斃命路隅
 設臣不疾已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
 有明聖之主下有輸實之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
 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環俊索隱於傳巖收釣於
 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謚辭切言至遂見聽許歲餘
 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
 之謚雖羸疾而披閱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
 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濟陰太
 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贊爲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
 謚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代之

制其可乎夫束帛茭茭易之明義玄纁之贄自古之舊也故孔子稱夙夜強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於是乎三揖乃進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或身卽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況命士乎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棄之如何政之失賢於此乎在矣咸寧初又詔曰男子皇甫謐沉靜履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謐爲太子中庶子謐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尋復發詔徵爲議郎又召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爲功曹並不應著論

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曰玄晏先生以爲亡存天下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雖未制壽然嬰疾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數矣常懼天隕不期慮終無素是以略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于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